



回归自然, 拥抱灵魂的创作

——读陈群洲诗集《约等于虚构》

■李 洁



现代都市欲望逼近于现代人生活的每个角落,愈来愈多的人迷失于现代都市所营构的物质世界中,忽视了自我精神世界的健全与完整,因而对乡土、对自然的追寻显得更加弥足珍贵。陈群洲作为“新归来”方阵中的诗人,他在诗集《约等于虚构》中所追求的诗性表达正是他对日益膨胀的现代都市欲望的回答,而这种回答是陈群洲在追忆乡土、回归自然的路途中凝练而成的表达。这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衡州,是他内心崇敬与守护的净土。这片净土是激发陈群洲创作欲望、创作灵感而永不干涸的源泉。

在他的笔下,胸怀烈火的衡州窑在光与时间的锻造下成就了釉与青花的不期而遇,泥土生命中的能量在美好的春天里重新释放(《衡州窑》);明镜高悬的福严寺在暮鼓晨钟里将尘世之外的孤独娓娓道来;与星光相拥的衡山在寂静的夜晚里抚摸着最真实的自己,风雪雕刻的雾凇在时光的旅途中追逐着即将降临的妙不可言的春天(《雾凇,一次又一次虚拟过暮年的衡山》)。陈群洲笔下的衡州窑、福严寺、衡山、祝融峰、藏经殿、赤水铺等,都是诗人深藏于内心的乡情的深情表达。而此情此感的归处始终扎根于对自然、对故乡的回归。诗人生命里的岁月痕迹永远印刻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,衡州的一草一木所牵引出的情感

与深思都深深镌刻在诗人留有空白的心灵之上。

在长期的写作中,陈群洲对自然万物、对乡土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愈加浓烈。自然意象“春天”“花朵”“阳光”“河流”“风”“云朵”“天空”等,循环往复地出现在诗集《约等于虚构》中,尤其是“春天”这一意象出现的频率极其之高。诗人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,而这些自然意象的所指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意义,往往指向诗人对自然的感发与对人生的深思。《约等于虚构》中“春天”这一自然意象的所指,绝不是单纯地表达诗人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,更重要的是诗人对“春天”所代表的美好背后意义的探寻与深究。美好景象的表面如催眠曲那般令人沉醉、昏睡,而美好背后隐藏的真实容易被人们随意忽略,陈群洲致力于探寻这美好背后的真实。诗人笔下的美是引领“时光美学”的紫鹊界梯田,它在春天里展现的柔软姿态是大自然迷人的色彩(《紫鹊界梯田》);诗人笔下的美是渴望宁静和家园温暖的鸥,它们在天空之阔与海洋之深中驱逐孤独(《星海湾大桥上的鸥》);诗人笔下的美是象征着中国版图的长城石,它在风雨飘摇的世纪里守护着滋养万物的土地(《长城石》)。令人着迷的紫鹊界梯田是诗人与自然相遇后所领略的万物之真实,擅于沉思的鸥是诗人与自然融合后所感悟的人生之真实,肩负使命的长城石是诗人与自然碰撞后所发掘的世界之真实。陈群洲尝试在对真实的深入探寻中贴近对诗歌本质的表达。

陈群洲在回归自然、拥抱灵魂的诗歌创作中往往趋向于一种淡淡的禅意的呈现,这种淡淡的禅意更多地体现在对尘世的叩问之中。诗人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其诗中禅意的底色,他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入了创作之中,表现了一种淡定自守的人生态度。栗子为守护内心的淳棉须懂得以尖利的锋芒迎接现世的困境,保留住那浪漫的甜蜜供世人分享(《栗子》);历经了风霜雨雪的梨验证了真实开始于尘世间的苦难,结束于内心的甜蜜(《梨》);单纯无畏的蓝莓在尘俗的时光隧道里守望着沉淀于灵魂里的甜蜜(《蓝莓的味道》)。诗人笔下的栗子、梨以及蓝莓等,都是历经尘世的洗礼才获得了生命里的果实,诗人同样在现世的世界中

接受着生活的洗礼,可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尘世之外的那片净地,以此填补诗人灵魂上的空白。南普陀寺里的菩提“有如门口躬身的居士/在一座天下名寺里,修炼千年”(《南普陀寺里的菩提》),在午后的暖阳里,以从容的姿态装饰灵魂里的惬意;不食人间烟火的福严寺银杏“睁一只眼/闭一只眼,照样看破尘世”(《福严寺的银杏》),退隐于庙堂争斗的境况之外,在时光的河流里寻找内心的安宁。菩提与银杏是诗人于纷纷扰扰的尘世中寻找淡淡的禅意的化身,诗人将自己在与自然交融过程中的生命感悟渗透到了题材、主题及诗的结构等层面。

平淡、质朴的语言是陈群洲追求的诗性表达形式。在《约等于虚构》中,也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。陈群洲始终执着于在诗歌创作中审视自我、反思自我,并力图深入到对诗歌本质的探寻,将最本真的诗性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。辞藻华丽的诗歌语言很容易掩盖诗歌中情感的传达,甚至会令读者产生误解,而简洁质朴的语言所营造的意境或许更富有韵味。陈群洲对回归自然、拥抱灵魂的主题表达采用平淡、质朴的语言形式显然是明智的。“走失的事物迟早原路返回/春天是条环形跑道,所有的终点都是起点”(《为什么万物总是从春天开始》),是终点亦是起点的春天是诗人在尘俗中矢志不渝追求的方向,诗人在这追逐的道路上向光而行。“阳台上的两盆植物,不期而遇在春天里/它们兀自开花,终归擦肩而过,相望不相及”(《约等于虚构》),擦肩而过本就是人世间最平常不过的事了,诗人渴望抵达的是在这“约等于虚构”之中,我们依旧能于各自平凡的生命中绽放光彩。最平凡的意象、最质朴的语言、最普遍的现象,在诗人的创作中交融为一体,营造出了幽深而又优美的意境。诗人在展现自然万物最真实的姿态的同时,表达了自己持守的人生态度,也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与精神世界。陈群洲写过这样一句话,“一生只做一个梦,写一首永垂不朽的诗”(《青春诗历:1990年》)。在这首永垂不朽的诗问世之前,他选择回归自然、拥抱灵魂,回归自我、拥抱真实,他以这种方式来领悟“永垂不朽”的真实意蕴。

(作者简介:李洁,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,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)



红色的信仰 前行的力量

——观《秋蝉》有感

■梁 征



近日,笔者观看了一部由任嘉伦、刘欢、李亭哲、张涵予、王劲松、李小冉等人主演的谍战剧《秋蝉》。该剧讲述了在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侵占时期,代号“秋蝉”的青年党员叶冲临危受命,秘密潜伏在日军香港军政厅机要单位执行着一项绝密任务。在此期间,叶冲与何樱、池诚、靳香等人在不断地误解和猜疑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笔者被剧中人物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爱情的至死不渝所感染。

剧情紧凑,扣人心弦。情节跌宕起伏,前几集交代了背景,作为男主角叶冲有着双重身份,他从小成长在日本家庭,后来成为在日军内部代号为“秋蝉”的一名共产党员。剧中围绕着一个“护蝉者”,各位接头人的惨死,让不明白原因同志的都认为“秋蝉”早已牺牲,对于叶冲到底是敌是友,无法定夺,这一个个悬念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眼球。

代号特别,富含深意。剧中的人物代号非常特别,就像宫本苍野所说:“风帆、云雀、鱼鹰,我特别喜欢你们的代号,这背后总隐藏着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,等待我去探索。”我尤其喜欢“秋蝉”这个代号,因为蝉蛰伏地下数年才可爬上枝干。而作为潜伏敌军的地下党,虽然叶冲也面临着冷峻的考验,但他却从未倒戈易帜,从未忘却家国人民,在重重危机下隐忍前行。

细节处理,合情合理。该剧细节处理十分到位,宫本是如何发现何勇的呢?是因为他躲在柜子里被下尿才被发觉。正是这一点暴露出何勇贪生怕死,这也成为了宫本威胁他的致命因素。在抓捕假的“秋蝉”时,叶冲用手表反射的光提醒假的“秋蝉”。而宫本在调查的时候,也是因为手下拿东西有反射的光,他才发现。还有池诚、叶冲他们终于弄清了彼此身份时,那双紧紧握着的手千言万语,一声同志叫得恰到好处,无比感人。

信仰坚定,至死不渝。剧中不仅仅有斗智斗勇,还让笔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的孤独。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,有爱的人、有思念的人、有被爱的人、有被思念的人。但他们为了革命信仰,献身革命,把亲情、爱情和友情放下,像秋蝉一样潜藏在日军的内部,忍受敌军的暴刑,忍受虎穴中的孤独,忍受失去亲人的悲痛,依然决绝地选择坚守完成任务。

叶冲最终没有去到他梦寐以求的延安,让观众有些难过。但剧中何樱看着叶冲送给她的旗袍上写的信:“你就是我的太阳,我必须让自己的太阳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发热。”这一刻,笔者真正的读懂了红色信仰的力量。

——王哲珠 说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写作的自觉性也是一把双刃剑,写作者过于信任自己的判断,往往会陷入自身的逻辑当中,从而与外界拉开距离,产生隔膜。有论调声称,文学之所以寥落,是因为作家们故弄玄虚,脱离了读者。但以世界文学的艺术尺度去衡量,文学分明是变得更加精致与微妙,至少,艺术的整体品质变得更好。但读者纷纷退场,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,太多的手段和形式代替了文学的娱乐功能。
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人们远离文学是应该的吗?不,在我看来,这种要求恰恰显示出了文学与生命之间那种最深沉的关系。当人们变为感官的奴隶之

后,还能让人们恢复对生命的“强烈存在意识”的途径,只有文学的这种要求了。文学的要求让人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。

——王威廉 说

2.事实上,日常书写对小说创作来说并不是新话题,但真正成功的日常书写并不多。每个时代的日常是不一样的,特别是当代,人类拥有全新的日常,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的日常已经被颠覆,这就需要全新的日常叙写。当下很多日常叙写仍停留在表层,尚未真正进入新日常的深处。我们或许可以叙写出当下日

常的各种样貌、各种符号、各种行为、各种遭遇等,但仍很难叙写出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,这一切对人世意义和价值观的影响,以及人心灵对这一切的反应。

在普遍的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提炼共性,是对日常的打捞,这种打捞是沙里淘金。淘金是需要方法的,这是进入日常的方式,是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、故事讲述方式和语言表达形式。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,找到新的有生命力的形式,应该是每个小说创作者的写作追求和野心,同样也是我的追求和野心。